

熊召政◎著

万历
首辅

张居正


寸石补天的人格魅力 博弈官场的政治权谋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熊召政◎著

寸石补天的人格魅力 博弈官场的政治权谋

万历首辅
张居正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万历首辅张居正/熊召政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9. 6

ISBN 978-7-80755-540-7

I. 万… II. 熊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1612 号

作 者:熊召政

策 划:张国岚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825 千字 **印 张:**30

版 次: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540-7

定 价:39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序

当我写出四卷本历史小说《张居正》后，国内不少影视制作公司便跑来找我，商洽改编电视剧本的事宜。当敲定合作方之后，他们又提出要求，要我自己担任电视剧的改编工作。此前，不少作家朋友提醒我，千万不要“触电”。因为严格到甚至苛刻的影视剧检查制度，使很多编剧陷入困境。加之，影视剧是以导演为主，编剧往往沦为配角，这也有损于一个作家的尊严。

基于这些提醒，我开头就抱定主意，绝不承担编剧的工作。但是，投资方在再三劝说仍不奏效的情况下，突然问我：“你难道愿意让你的作品被别人随意删改，而最终面目全非吗？”这一句话的确击中了我的要害。因为，此前我也听过不少作家朋友的抱怨，说他们的作品被改编者弄得不伦不类。他们对这一类的“整形高手”极度不满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于是，我出于对自己作品的感情，答应承担改编的工作。

2005年，我几乎花了一整年的时间改编《张居正》。让一个写小说的人改行作编剧，这的确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。因为，小说是一个集故事、人物、描写、抒情于一身的最具魅力的文学样式。而剧本只是一个演绎故事与人物的框架，它只有时间、场景、人物对话。尽管，看拍摄成功的影视剧让人赏心悦目，但无论如何，阅读剧本不能让影视圈外的读者产生快感。

出于一种排斥，也出于对小说的保护，我的剧本的第一稿令投资方和导演很不满意，他们甚至怀疑我过于自恋，不肯按照影视剧的规律而激发观众的欣赏欲。

终于，在与导演和几位主演的多次磨合与探讨中，我开始认识到要想让荧屏上的《张居正》与小说《张居正》一样精彩，就必须对原著的情节进行大幅度的重组与调整。小说的精彩是通过语言来展现，而影视剧的精彩则只能通过镜头来展示。语言与镜头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。语言只能是作家一个人来完成，而镜头却是一个创作团队的集体创造的结晶。在这个团队里，作家只是链条中的一环。

影视剧的特点，是故事的紧凑以及人物的集中。一部电视剧如果人物众多，势必会冲淡剧情，影响主要人物的发挥。一切的情节与故事，都必须围绕主要人物来展开。这一点，与小说有相同之处，但比小说要求更严格。基于这种镜头艺术的属性，我在电视剧的改编中，除了保留原著的精髓以及历史的真实之外，又在情节上进行了一些调整与增删。比之小说版的《张居正》，这部电视剧版的《万历首辅张居正》在叙事的节奏与情节的安排上，更符合现代年轻读者的欣赏习惯。当然，对于电视剧小说中的一些人物的处理，如玉娘、邵大侠、王九思等，则缺乏原小说的鲜活，他们由“活人”变成了“类人”，一些主要人物比之原著也略欠丰满。不过，既然是电视版，它就只能参照电视剧来阅读。毕竟，这部电视版小说，我也五易其稿，花了不少心血。

2009年8月18日

引 言

1572年，即隆庆六年，立国二百余年，经历了十二位皇帝的大明王朝，由于皇权昏聩、吏治腐败，导致财政空虚、武备松弛、江河失修、匪患频仍。国家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，尽管隆庆皇帝在与蒙古民族修好、开放海禁等重要国政上采取了正确的决策，但因盛年患病，执政时间短暂，所以无力挽救自正德、嘉靖两朝半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颓势。朝中有志于江山社稷、百姓福祉的大臣，却又不得不在权力倾轧中疲于奔命……

第一集

1. 里波县城城楼上下、外、日

崇山峻岭中的一处古老城郭。城门楼上，有两个楷书大字：里波。

一场恶战正在进行。

抛石机将巨大的石块带着火焰抛向城墙，发出震耳的声响。叛匪呼喊着冲向里波县城。里波县城守将黄火木在城墙上高喊：“放箭！”弓箭手弯弓搭箭，万箭齐发，如同黑色旋风扑向敌阵。叛匪随即倒下一片，后继者呼喊着抬着云梯靠近城墙。

突然一支箭飞来，射中黄将军肩胛。一小校飞奔而来，抱住黄火木，他狂喊：“黄将军、黄将军！”黄火木声嘶力竭地说：“快，开水！一定要守住东门。”

云梯靠向城墙，叛匪登城。滚烫的开水从城墙上泼下。叛匪被烫，号叫着翻下云梯。滚木礮石雨点般地落入敌阵，云梯纷纷被掀倒。

一场进攻被暂时瓦解。

2. 里波县城楼外敌阵、外、日

叛匪首领贝那一脸怒气，他身后站着众叛匪，贝那注视着溃败的士兵，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：“等着！”说完勒转马头，率领众叛匪转身离去。

3. 里波县城城楼上、外、日

随军郎中注视着黄火木：“黄将军这下恐怕要吃点苦头了。”黄火木环视众人道：“没事儿，来吧！我总不能带着这狼牙毒箭去见阎王爷吧？来，给我口酒喝。”卫兵端上酒，黄火木接过，一饮而尽。郎中将一段木棍塞入黄火木口中，然后转身掏出一把乌黑的匕首。匕首在火上燎着。黄火木紧张地注视着郎中。匕首渐渐接近他的肩胛。黄火木脸颊上渗出豆大的汗珠，痛苦地呻吟……

4. 里波县城城楼下、外、日

一位参将策马而来，马蹄带起弥天的黄土，他的四周穿梭着惨不忍睹的伤兵。哀号声、呻吟声此起彼伏。他跃下马，奔向早已在此等候多时的卫兵，这位参将便是黄火木的胞弟——黄小旺。黄小旺边走边问：“我哥怎么样了？”卫兵：“他中了狼牙毒箭，现在箭头刚刚拔去。”黄小旺大惊，进而狂奔向城楼。

5. 里波县城城楼上、外、日

众人围着黄火木，他的周身已被血水与汗水浸透。黄小旺扑到黄火木身边紧抓住他的手：“哥，你怎么样了？”黄火木无力地说：“贝那刚退，但过不了半个时辰他便会杀将回来。此人嗜血成性，我对他了如指掌。你快去县衙，请求李延李总督，让他马上发兵增援。要不里波城随时都有可能落入叛匪之手！”

黄小旺：“哥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呢？李延手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救兵，他向朝廷谎报兵额，贪污军饷。要不这叛匪怎么会越剿越多？我早说了，给这号贪官卖命还不如像贝那那样落草为寇，占山为王！”

黄火木怒道：“住口！你我身为大明的镇守将军，怎能跟贝那等叛匪相提并论？李延贪墨不假，但你我不能因他的过错而抛弃城中的百姓，背叛当今的朝廷。”

黄小旺：“不背叛，那你我的生路在哪儿？你想让饿着肚子的官兵们白白地送死吗？你看看他们，这几天来已经没有进过一口粮食了！”黄火木无言，他转眼望去，城头上的士兵面黄肌瘦、衣衫褴褛。他们用浑浊的目光呆望着躺在病榻上的将军。

静，宁静。突然，传来隆隆的脚步声，整个城墙随即开始颤抖，抛石机抛出雨点般的石块，里波县城顿时烟尘四起。四处传来疯狂的叫喊声：“叛匪上来了！”众人大惊如同无头的苍蝇四处乱窜。黄火木跃起大喊：“快，把我的箭拿来！”郎中一把拽住他：“黄将军，你的伤！”黄火木：“别说了。”他面向黄小旺：“你马上去县衙，让总督大人把镇守在北城的守军调一部分过来！另外，无论如何让张县令弄一些吃的，越快越好。”

黄小旺迟疑着：“哥，你千万小心。”黄火木：“快走！”说完他已冲向城楼。

6. 里波县城城楼下、外、日

黄小旺冲下城楼跃马离去。身后的城楼已是一片厮杀声……

7. 里波县衙廊房、内、日

成箱的财宝被陆续抬往门外，钱师爷匆匆忙忙进入：“总督大人，叛匪又一次逼近东门，里波县城危在旦夕。”李延闻言，冲搬运的士兵道：“快，还磨蹭什么，还不快点装车，你们想把我这些宝贝留给叛匪吗？”

此时张县令匆匆跑入。他看着来回穿梭的士兵问道：“总督大人，你这是干吗？”

李延：“你没长眼吗？东城眼看就守不住了，不走在哪儿等死啊？”张县令挺着瘦弱的身躯，伸着细长的脖子一脸正气：“你走了这城中的百姓和官兵怎么办？”说着他挡住了李延的去路。李延：“他们是自找的，他们应该军民合力拼死抵抗！”张县令：“守城将士饿着肚子，个个以病弱之躯，顽强奋战，城中百姓有钱出钱、有物捐物，你怎么能说他们是自找的呢？相反总督大人您却将百姓的利益、朝廷的尊严弃之而不顾，临阵脱逃，见死不救！”

李延大怒，突然从腰间抽出长剑，剑头直奔县令的眉心，剑停住了。张县令毫不畏惧，怒视着李延。两人怒视着。李延完全被他的正气震慑住了，他收起剑喃喃地说：“好吧！这就前往东城亲自督战。”说完，他将张县令推倒在墙边，然后带领他的侍卫大步离去。

8. 里波县衙门外、日、外

李延出门上马，带着金银财宝向相反的方向狂奔而去。县令追出门，望着远去的李延一行，怒骂：“混蛋！有你此等昏官，大明危矣！”李延一行消失在逃难的人流中。

此时黄小旺策马赶到，他跃下马望着远去的烟尘问道：“跑了？”张县令：“跑了。你不在东城守城跑这儿来干吗？”黄小旺：“我哥还幻想着那个狗官能调兵增援。”张县令冷笑：“调兵？他忙着调走他那些金银财宝，你快回去吧。要不黄将军一人难以支撑大局。”黄小旺跃马离去。县令看着他的背影喃喃地说：“保重！”

9. 里波县城城楼上下、夜、外

到处是喊杀声，叛匪已跃上城楼，短兵相接，刀光剑影。巨大的圆木随着有节奏的呼喊声撞击着城门。

城内士兵严阵以待。门破，匪徒拥入城门。两边如搅浑的污水，早已分不清你我。

黄火木奋力厮杀着，一校卫跑来狂喊：“将军，城门已经失守，您赶紧走吧！”

有人喊：“总督跑了，我们凭什么在这儿卖命。”士兵们闻声，扔下刀箭纷纷溃逃。黄火木避开对手，拦住逃亡的官兵大喊：“大家不能走。我们死也得守住东城。”忽然一柄匕首插

入黄火木的胸膛，鲜血从他的口中溢出，他怒睁着双眼重重地摔倒在地。叛逃的士兵从他身边掠过。正在奋力抵抗的黄小旺见状甩开对手狂奔向黄火木，他狂喊：“哥，哥……”黄火木无力地说：“快……让人将塘报送进京城。告诉兵部尚书杨博，里波县城失守。”黄小旺迟疑，一叛匪举刀砍来，黄小旺侧身出剑，叛匪倒地。接着，黄小旺含泪起身，迅即消失在城楼上。他奔下城楼，跃上马，一群匪徒围住了他，疯狂地厮杀，黄小旺冲出重围。烟尘遮挡住惨淡的月亮。

10. 乾清宫花厅、夜、内

鼓声气贯山河，舞蹈激越狂放。朱载屋直视着奴儿花花，他一挥手，奴儿花花旋即停止了舞步，倒入朱载屋的怀中。四目相对，燃烧着情欲。

朱载屋：“朕要你今晚留下。”奴儿花花：“皇上应该永远把奴家留下来。”朱载屋：“可你用什么名分呢？”奴儿花花：“皇上可以纳我为妃。”朱载屋：“现在不行，因为你是西域女子。”奴儿花花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何屡次召我进宫？”朱载屋：“朕喜欢你，从早到晚朕一直想着你。”说完朱载屋渐渐接近她的玉唇。鼓声……整个龙榻如旋转的莲座，飞快地旋转起来，他俩身后是一片绚丽的光斑。奴儿花花：“贱婢依你，但皇上一定得纳我为妃。”朱载屋：“朕依你。”他俩搂抱在一起。朱载屋抚摩着她的周身，玉一般的肌肤在黄色的帷幔下显得格外晶莹。鼓声，帷幔在舞动。

11. 里波县城街道上、夜、外

贝那率众叛匪拥入城中，如蝗虫一般。他们见人便砍，见人便杀。街面上血流成河。

忽然烟尘中传来张县令尖厉的喝声：“大胆匪徒，竟敢滥杀无辜。”贝那及众匪大愣，他们驻足观望。烟尘散去，当街站着瘦弱的张县令。

贝那冷笑将腰间匕首甩出。匕首直奔县令喉头，鲜血横飞，县令倒地。贝那狞笑：“把他的头割下来，挂在城门口示众。”

12. 里波县城驿站院内、外、夜

几十匹快马与信差束装待命。黄小旺一步跨进来，扬了扬手中的塘报，嚷道：“紧急塘报，八百里加急送往北京。”

13. 驿道上、外、日

三名信差驱马狂奔。在一个又一个驿站换马、换人。装着塘报的牛皮信囊从一个信差转到另一个信差手中。信差飞马驰进京城。信差在兵部衙门前滚鞍下马。

14. 兵部尚书值房、内、日

兵部尚书杨博年近七旬，正在房内望着挂在墙上的广西地图出神。值日官神色慌张跑进禀道：“大人，广西庆远府前线塘报。”

杨博焦急地说：“人在哪？”值日官回答：“就在前厅。”杨博转身向前厅走去。

15. 兵部尚书值房前厅、内、日

杨博随值日官匆匆而来。他的眼前是满身泥浆的信差。信差跪地：“里波县城失守，李延总督不顾城内官兵和百姓弃城而走，镇守将军黄火木阵亡。”说完便重重地倒在地上。

值日官急忙扶住他喊：“来人！快扶他下去歇息。”卫兵急上前将信差扶走。

杨博对值日官说：“赶快备轿去内阁。”

16. 内阁门前、外、日

一乘八人大轿停下，杨博从里头走出来。内阁次辅张居正迎上前来，拱手揖道：“博老，听说你有急事找我？”

杨博：“叔大，到你值房细说。”

17. 张居正值房、内、日

张居正把杨博领进来。

杨博：“叔大，广西庆元府前线塘报，里波县城失守，镇守将军黄火木阵亡，李延率部临阵脱逃。你是内阁次辅，分管兵部与工部，而我又是兵部尚书，里波县城失守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啊！”

张居正勃然大怒：“岂有此理。堂堂两广总督竟然置百姓和朝廷的利益于不顾，此等昏官坐镇两广，两广岂能安宁？我一定要说服高拱，罢免李延。”

杨博：“叔大，你想得未免太简单了，李延是首辅高拱的门生，高拱是他的后台，这已经是路人皆知的事。何况高拱又兼任吏部尚书，无论什么事，他不点头，就绝对办不成。”

张居正：“可是，广西剿匪连连失利，你知道朝廷上上下下怎么看？都说你一味袒护李延，而且说你一定得了李延什么好处。”

杨博：“这些人不明真相，这么说情有可原，但你不会也这样想吧？”

张居正：“众口铄金哪！你我再不想办法，总有一天，会给人当替罪羊的。”

杨博无言，半晌杨博道：“走，你我一起去找首辅，但千万不要和首辅发生龃龉。”

18. 高拱值房、内、日

高拱伏首案头，处理堆积如山的奏牍。

张居正与杨博推门进来，喊：“首辅！”

高拱抬头：“叔大，广西庆远府的事我已听说，这个李延竟然敢临阵脱逃。”

杨博：“广西庆远府山高林密，当地土著本来就持械好斗，加之地方官吏无好生之德，盘剥有加，所以激起民变。叛匪攻城劫寨，屡戮朝廷命官，至今已有三年。两广总督李延年年请兵请饷，朝廷一一调拨，如今已耗去几百万两银子，可叛匪却越剿越多，此种局势不能再拖延了。”

高拱：“这些知道了，你说该怎么办吧？”

张居正：“首辅，我已多次提议，罢免李延。”

高拱打断张居正的话头：“李延应该罢免，问题是由谁来接任两广总督一职？”

张居正：“我还是举荐殷正茂。”

高拱：“你已经三次举荐他了，我早已说过，这个人不能用！”

张居正：“殷正茂是难得的人才。”高拱：“殷正茂这个人虽有军事才能，但贪鄙成性。”

杨博：“殷正茂贪墨一事，虽有众人告状，但至今查无实据。”

高拱：“你要用殷正茂，不要说我，皇上也不会同意，朝中大臣更不会默认。”

张居正痛心而坚决地说：“首辅……再不撤换李延，广西局势必将一败涂地、不可收拾。”

高拱：“罢免李延你我并无二意，但两广总督的人选必须由皇上决断。”

张居正：“我希望明天早朝向皇上呈报。”

高拱：“叔大，你难道不知道，皇上已经多日不早朝了。”

张居正：“首辅，有传言说大内主管孟冲给皇上找了一位西域歌妓女儿花花，以致皇上无心过问政事。”

高拱：“皇上的事情，千万不要随便议论。”

张居正：“我不想议论皇上的事情，但军情十万火急！”

高拱：“但愿明早皇上能临朝。”

张居正拱手：“告辞。”欲走又返身，补充道，“殷正茂过于耿直，所以得罪了朝野上下，但我相信他绝不是个贪鄙成性之人，首辅你一定要明察。”说完，他与杨博双双离去。

19. 紫禁城东大门、外、夜

华灯初上。一辆华丽的马车朝大门口奔来。车厢里，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与西域美女奴儿花花并排坐着。

孟冲：“奴儿花花，待会儿见了守门的军士，不要把头再伸出来。”

奴儿花花：“孟公公，我既然是皇上的宠妃，为什么还得鬼鬼祟祟的？”

孟冲：“皇上虽然答应了你。但你还不能算是宫中的人。”

奴儿花花：“既然如此，我还不如回我的天香楼当我的歌妓。在那儿我也少不了那些皇官贵族的宠爱。”说着，奴儿花花一掀帘幕，喊，“车夫，停车！”车夫慌忙勒住马头。

孟冲朝车夫嚷道：“停下来干什么？你到底听谁的？快走！”他转向奴儿花花，“我的大美人，你就别耍你的娇气了。只要你让隆庆皇帝爷高兴，你那名分不是早晚的事儿吗？为什么非得要在这两天在宫里露脸？”

奴儿花花怒气渐消：“好，听你的，哪天我要当上了宠妃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”

马车重又启动。

20. 张居正府邸门外、外、夜

八人大轿在门口停下。管家游七迎上：“老爷。”张居正：“什么事？”

游七：“仓场总督王国光来访，他在前厅等候。”张居正：“知道了。”说完匆匆进门。

21. 张居正府客厅、内、夜

张居正走进来，王国光起身相迎。

张居正：“佑观兄，把你也给惊动了？”

王国光：“听说广西剿匪前线，又有塘报进京？”

张居正点点头。王国光：“李延连续丢失城池，兵部尚书杨博及高拱竟然置若罔闻，叔大，你是分管兵部的次辅，此等危情之下，你可不能作壁上观啊！”

张居正：“你错怪杨博了，杨博与李延本不是同路人，他只是畏惧高拱的权势，才处处退守，不过这次不一样，他已经跟我一起向首辅面陈了利害。”

王国光：“高拱何意？”

张居正：“他已无脸袒护李延，但他又不同意启用殷正茂。”

王国光：“高拱深得皇上的信任，他的权势，可以说一手遮天。他要是不同意启用殷正茂，就等于维护了李延。”

张居正：“是的，再这样拖下去，不但玷污了朝廷，广西庆远府的老百姓更是灾难深重，为匪患所苦，所以我一定要在皇上面前力荐殷正茂。”

王国光：“叔大，这样做，不就是明着跟高拱过不去吗？”

张居正：“事已至此，已顾不了这么多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城池一座座地落入叛匪之手！”

王国光：“叔大，殷正茂是你的同年，你就不怕人说你任人唯亲吗？再说了如果你启用殷正茂，而他万一也平息不了广西匪患呢？到那时你不是自讨苦吃吗？”

张居正：“谁也不敢担保殷正茂能够成事，但李延肯定不行。”

22. 京城大街、外、夜

天色欲明未明。天气贼冷。一大片黑压压的屋脊，显得峻肃、压抑，衬托出紫禁城五凤楼巍峨的剪影。

午门广场突然喧哗起来，从东西长安街涌来这里的大小各色官轿起起落落，喝道声、避轿声、马蹄声、唱喏声闹嚷嚷响成一片。

23. 内阁门前、外、日

熹光照拂永乐皇帝手书的“文渊阁”三字。横匾下厚重的朱漆大门紧闭，两个粗大的铜制虎头门环特别抢眼。忽听得沉重的卸门杠的声音，大门被拉开。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门内走出。

一阵风迎面扫过，高拱的大胡子被撩得满脸都是。同样美髯修长的张居正却因用了胡夹，胡须一丝不乱。高拱抚平乱须，嘟哝道：“好厉害的倒春寒，寒风刺骨。”张居正抬头看了看

灰沉沉的天空，悠悠答道：“二月春风似剪刀啊！”两人走在砖道上，沿途擦拭柱础的小内侍都退到一边回避。

前面，会极门飞檐斗拱，在苍茫的晨光里，露出参差的剪影。

24. 紫禁城外、外、日

众大臣陆续走过。王国光走近张居正，一副受冻的样子。

王国光悄悄地说：“天天早朝，天天见不到皇上。明知道这样，还要天天受这样的罪！”张居正快步走着，一言不发。

25. 皇极殿前、外、日

冻雨初停，寒风飒飒。张居正、高拱、杨博等一行大臣，在巨大的广场上站满了，等待早朝。皇城四周布满守护的军士，枪戟在晨光中闪耀着寒芒。谯楼上又撞响了钟声，激越、悠扬，在一重重红墙碧瓦间回荡。张居正和高拱等在等待，寒风吹过，许多大臣冻得直哆嗦。张居正一脸的焦虑。

太监孟冲与吴和在大殿后面的窗户偷看。吴和：“真够难为他们的，明明知道皇上不临朝，还得起个大早在这儿挨冻。你瞧这帮人都快冻成冰棍儿了。”孟冲瞥了他一眼，举起手中的拂尘冲他脑门敲打而去：“多嘴！”说完便迈着碎步离去。

26. 乾清宫皇上寝宫内、外、日

门窗紧闭，厚重的丝幔低垂。孟冲过来，隔着门听了听，轻声喊道：“皇上，大臣们已经等候在皇极殿前……”里面没有任何回音。孟冲又将嗓门提高一点，再喊：“皇上，大臣们已经等候在皇极殿前……”还是没有任何回音。孟冲悄悄推开一条门缝儿，往里面偷看。隆庆皇帝和奴儿花花，在锦被中酣卧。孟冲坏笑着走了。

27. 皇极殿前、外、日

孟冲来对高拱说：“首辅大人，皇上有旨，今日早朝取消。”高拱似乎已经习以为常，问都不问，转身就要走。

张居正突然问话：“等等。孟公公，广西军情十万火急，恳请皇上拨冗垂见。”

孟冲十分不悦：“不就是广西几个蠢贼嘛！你们这首辅也在，次辅也在，用得着这样大惊小怪吗？皇上圣躬欠安，需要卧床静养。”

张居正：“广西里波县城失守，无数百姓生灵涂炭。贝那率叛匪血洗县城如入无人之境，怎么能说是几个蠢贼呢？再说李廷屡次延误战机，临阵脱逃。如不罢免，广西局势将难以收拾。”

孟冲不悦：“张先生没听明白吗？皇上圣躬欠安，需要静养。”

张居正：“那就烦请孟公公将这塘报转呈皇上。”

孟冲：“此等小事，你们就不能酌情办理吗？”张居正还要说什么，被高拱拉住。

高拱：“孟公公，请代文武百官向皇上请安，请圣上保重圣躬，早日康复，广西匪患之事，我等将妥善处理，请皇上放心。”孟公公一看见高拱就满脸笑容：“还是首辅体谅圣上，好了，回吧。”孟公公说罢离开。

张居正满脸怒气站在那里。杨博一脸无奈地站在原地。高拱拉张居正离开，张居正显然不情愿。

高拱：“叔大，你没看出孟公公已面露不悦吗？他是掌印太监，是皇上面前的红人，你要把他弄毛了，皇上可不会站在咱们这一边。走吧，有什么，我们回去好商量。”

张居正：“商量？首辅大人，您昨天不是说此事必须由皇上来决断吗？”

高拱：“可是皇上不临朝，你我又有什么办法？”

张居正：“我有办法，不知道首辅认同与否。”

高拱：“什么办法？”

张居正：“敲登闻鼓。”

高拱：“敲登闻鼓？叔大，这可是非常之举啊！”

张居正：“不这样，我们就见不着皇上啊！”

高拱：“叔大，这登闻鼓几十年没有敲过了，您难道忘了当年言官成皓被罢官的教训吗？他就是因为敲登闻鼓惹恼了皇上！你要三思啊。”

张居正：“你放心吧，我张居正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这是我一人所为，不会连累内阁，也不会连累首辅您。”说罢匆匆离去，杨博依然站在原地注视着张居正远去。

28. 午门外、外、日

张居正匆匆走向会极门，身后王国光气喘吁吁地赶来说道：“叔大，您要干什么？”张居正一声不吭，向登闻鼓疾步走过去。王国光似乎明白了张居正要干什么，在后面紧紧追过去：“叔大，叔大，您要干什么？”张居正走到登闻鼓前看了看，对守护的禁军说：“拿鼓槌来。”禁军一愣，说：“大人，你要敲鼓？”张居正：“对！”禁军：“这鼓一敲，立刻就惊动了皇上。”张居正：“这还用你说，快拿鼓槌。”禁军把一对鼓槌从架上取下来，递给张居正。

王国光紧紧抓住张居正的手。张居正一把推开王国光，抓起鼓槌要敲，又被王国光抓住。王国光：“叔大，求求您，别这样，您想想，皇上听见了这登闻鼓会怎么想？”张居正：“广西匪患迫在眉睫，我必须见到皇上。”王国光：“叔大，广西匪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，但敲登闻鼓，所有的罪责都需要你一个人承担！”

张居正大喝一声：“大不了罢官嘛，如其这样，这顶乌纱帽又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！”张居正一把将王国光推得远远的。张居正狠狠地敲响了登闻鼓。高拱听见鼓声，回头一看，惊得瞠目结舌。所有的大臣都呆若木鸡地看着。

29. 紫禁城、外、日

一群鸟被鼓声惊起。鼓声在紫禁城上空回荡。

30. 乾清宫皇上寝宫、内、日

隆庆皇上还在昏睡。奴儿花花在发梦呓：“敲得好，敲得好……”

31. 乾清宫外、内、日

孟冲听见了鼓声，大惊，问身边的小太监：“怎么回事，啥声音？”小太监惊慌失措：“不知道。”孟冲：“那还愣着干吗？还不快去瞧瞧。”这时太监甲慌慌张张跑进来：“孟公公，是张居正在外面敲鼓！听人说他敲的是登闻鼓。”孟冲：“什么？什么？登闻鼓？他吃了豹子胆了？走，随我去瞧瞧。”

32. 慈宁宫中、内、日

李贵妃正在看太子背诵《论语》，突然听见鼓声。李贵妃：“什么声音？”转而冲门外喊道：“冯保！”冯保迈着碎步闻声而入：“贵妃娘娘有事儿？”李贵妃：“那是什么动静？”冯保仔细听了听，大惊：“好像是有人在敲登闻鼓。”李贵妃：“登闻鼓，啥叫登闻鼓？”冯保：“这是当年洪武皇帝爷定下的规矩，只要敲响了登闻鼓，就可以直接将奏本儿交给皇上，皇上就必须接本儿。老奴入宫四十多年，还是头一朝听见这鼓声。”

李贵妃：“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，你赶紧去瞧瞧。”冯保：“好。”急速离开。

33. 午门外、外、日

张居正挥动着鼓槌，他四周远远地围着众大臣。高拱吃惊地看着，随即转身离去。杨博见状也随之离去。

34. 紫禁城内、外、日

冯保匆匆走来与孟冲相遇。孟冲：“哟！冯公公，正想去找您呢。这张居正是疯了还是怎么的？大清早的敲那玩意儿干吗？你赶紧去看看。我这就去叫醒皇上。”冯保冷冷地道：“皇上能醒吗？这几天宫里宫外可真够热闹的，半夜里宫里头响着鼓声，大清早，宫外头又有人

敲鼓。”孟冲掩饰道：“我告诉你，皇上这些日子突然喜欢上宫廷鼓乐了。”冯保：“皇上喜欢的恐怕不仅仅是鼓乐吧？”孟冲：“嘿！冯公公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冯保冷笑：“您猜？”说完便率众太监离去。孟冲尴尬地站在原地。

35. 乾清宫皇上寝宫内、外、日

孟冲蹑手蹑脚走到寝房门口，侧耳听了听，没有任何动静，轻声喊道：“皇上。”锦被中没有动静。孟冲：“皇上，皇上，张居正在敲登闻鼓。”里面还是没有声音。

36. 午门外、外、日

冯保率小太监匆匆走来，停下，他冷冷地注视着张居正。张居正停止了敲鼓，他已经是满头大汗。冯保冷冷地说：“啥事儿啊？非得弄出这么大动静？”

张居正喘着粗气：“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想惊动皇上和冯公公您，但广西军情十万火急，必须马上禀报皇上。”

冯保：“广西？这几个匪徒不至于马上杀到紫禁城吧？”

张居正焦急地说：“冯公公……”

冯保一举手：“得，我只是跟您逗个乐。把塘报递过来吧。一会儿我准保转呈皇上。”

张居正递过塘报：“那就多谢冯公公了。”

冯保接过本儿欲走，又转身，他看了看跪在原地的张居正：“还待在这儿干吗？”

张居正：“我想面见皇上。”

冯保一愣：“哎呀！你怎么就改不了你的急性子，那你等着吧，待会儿给你消息。”

张居正跪在那里等候。冯保离开。众大臣陆续离去，只剩下王国光一人。他走近张居正，默默地注视着他。张居正：“你也去吧！”王国光：“不！你要是不起身，我就一直陪着你。”张居正回头感激地注视着他，风吹拂着，刮起满地尘埃。

37. 乾清宫皇上寝宫内、外、日

孟冲提高嗓门：“皇上！”没有回音。孟冲走进去。

躺在床上的朱载堉仍然一动不动，奴儿花花从睡梦中惊醒。孟冲又喊：“皇上，奴才该死，这会儿本不该叫醒您，但张居正在敲登闻鼓！”

奴儿花花揉揉眼睛：“什么登闻鼓？我还以为大清早敲鼓让我跳舞呢。”

孟冲：“嗨，您别说了，哪儿跟哪儿啊？这鼓跟您那鼓不是一种鼓，您帮忙赶紧叫醒皇上吧。”奴儿花花一推朱载堉：“皇上！皇上！”皇上没有反应。奴儿花花再推，发现他已经昏迷，吓得大叫起来：“皇上你怎么啦？您可别吓唬我。”

孟冲在门口惊问：“奴儿花花，怎么啦？”奴儿花花从床上跳下来，叫道：“皇上，皇上他，他……”孟冲冲入，走到床前摸摸皇上的鼻息，大惊失色，惊叫：“皇上昏过去了，来人哪！快来人哪……”大小内侍一下子涌进来十几个。孟冲指着一名太监：“张贵，赶快去叫太医！”张贵：“是。”急速跑下。孟冲又指着一名太监：“你，王公公，把奴儿花花带到游艺廊，赶紧把她藏起来。”王公公拉着奴儿花花往外走。奴儿花花倔强地说：“干吗要把我藏起来？我得等着皇上醒来。”孟冲急忙上前随王公公一起将她推出门。

38. 乾清宫回廊、外、日

奴儿花花挣扎着：“不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要回去陪皇上。”孟冲：“我的小姑娘奶奶，眼下不是你撒娇的时候，你快走吧！”奴儿花花：“走？让我上哪儿去？”孟冲：“这你就别管了，反正你得藏起来，要不让皇后娘娘与贵妃娘娘发现的话，你的小命恐怕就没了。”奴儿花花：“我不怕！皇上昨儿夜里已经答应我，选我为妃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跟耗子似的躲躲闪闪？”孟冲：“大美人儿，那是以后，今儿，你还得藏起来。”奴儿花花无奈地随王公公一起离去。

孟冲指着一干大小太监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这姑娘你们谁也没见过，谁敢吐露风声，小心我剥他的皮。”众太监：“公公放心！”孟冲离开。冯保从墙后面出来，望着远去的孟冲，显然

他完全看见了刚才的一幕。

39. 慈宁宫中、外、日

陈皇后匆匆进来。管事牌子就进来禀报：“贵妃娘娘，皇后娘娘驾到。”李贵妃和太子起身迎接，朱翊钧扑通跪下去，喊道：“母后早安。”陈皇后疼爱地喊了一声：“哎哟，快起来！”牵起朱翊钧，拉进怀里坐下。陈皇后搓了搓朱翊钧冻得冰凉的双手，对李贵妃说：“天这么冷，应该让孩子多睡会儿。我早就说过，你这早晨请安的俗套，应该免了。”

李贵妃：“太子给母后请安，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怎么能改呢？”陈皇后焦急地问：“刚才听见鼓声狂作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？”李贵妃：“我已经让冯保去打探了，一会儿便有答案。”陈皇后：“千万别出了什么大事。”李贵妃：“姐姐放心，不会出什么的。”

这时，冯保挑帘儿进来，喊道：“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”李贵妃：“快说，这鼓声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谁敲的鼓？”冯保：“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是张居正在敲登闻鼓。”

李贵妃吃惊：“张居正？他有何事禀报？”冯保：“广西前线军事吃紧，而皇上又不早朝，加上孟冲阻拦，张居正不得不敲登闻鼓以求皇上召见。”

陈皇后松了一口气：“原来如此，我还以为出了多大的事呢！”冯保：“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的确出了大事。”李贵妃吃惊：“什么大事？”冯保：“皇上昏过去了！”两位娘娘：“什么，昏迷了？”陈皇后、李贵妃大惊：“啊？怎么回事？”冯保看看太子。李贵妃会意。

陈皇后身边的小内侍孙海这时出现在门口，他手上提着一个鸟笼，里头有一只白色大鹦鹉，看到朱翊钧，白鹦鹉拍着翅膀喊了一声：“太子爷，早安！”朱翊钧喊了一声白鹦鹉的名字：“大丫环。”跑过去，把嫩葱儿一样的手指伸进鸟笼，戳白鹦鹉的脑袋。白鹦鹉扑棱着翅膀躲闪。陈皇后：“孙海，带太子爷到花房去，逗逗鸟儿。”孙海躬身答：“是。”带着朱翊钧离开暖阁。

太子离开后，陈皇后和李贵妃焦急地说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冯保：“启禀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，皇上多日不早朝，就是因为一个西域女子，她叫奴儿花花。”陈皇后：“我说呢，怎么老听见乾清宫那边半夜里鼓声大作，原来是那个奴儿花花。”李贵妃大怒：“孟冲是想反了不成？”

40. 慈宁宫回廊、外、日

重帘绣幕，孙海提着鸟笼领着朱翊钧朝前走。朱翊钧：“孙海，你找到什么好玩的地方了吗？”

孙海：“有，后花园里，有棵树上长了个鸟窝儿。”两人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
41. 慈宁宫暖阁、内、日

李贵妃：“要不是张居正敲鼓，皇上昏过去到现在恐怕还不知道呢！”

陈皇后气愤地说：“我早就听说这奴儿花花，是个妖精，她现在在哪儿？”

冯保：“孟冲已经将她藏起来了。据奴才手下东厂番役调查，这奴儿花花原是西域的一个舞伎，到我们这儿来卖艺，也不知怎么着被孟冲瞅见了，给弄进了宫来。”

李贵妃气得咬牙切齿：“看来，皇上的病全是因为这个妖精，姐姐，你看看，皇上今年还不满三十六岁，身子骨儿，自个儿糟蹋成了个老头儿。”

陈皇后：“妹妹，您别生气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。”她们起身出去。

42. 乾清宫皇上寝宫外、外、日

冯保领着陈皇后、李贵妃和太子匆匆走来。寝官外人进人出，十分慌张。孟冲一脸讪笑迎了出来：“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”皇后和李贵妃理都不理，直接走进去。

43. 乾清宫皇上寝宫内、内、日

太医正在给隆庆皇帝治病，隆庆皇帝仍然昏迷不醒。太医见陈皇后、李贵妃来了，立即下跪。

陈皇后喝退左右的人后，急切地问：“皇上病情怎么样？”太医：“依卑职诊断，皇上得的是中风。”李贵妃：“中风？皇上这年龄怎么会中风？”

太医：“皇上平常吃的补药太多，人总是处在极度亢奋之中，难免会得中风。方才卑职给皇上把脉，他寸脉急促，关脉悬浮而尺脉游移不定，这正是中焦阻塞内火攻心之象。如今，皇上的火毒已由表及里，由皮入心。在表者，疮毒猖獗，入心者，火燎灵犀，便会生出许多妄想。所谓风，就是火毒。所以卑职大胆推断，皇上这次之病，实乃中风之象。”

陈皇后焦灼地问：“依你看，皇上这病要紧不？”太医：“非常严重！”李贵妃：“严重到何等地步？”太医：“中风之症，古来就是大病。何况皇上的中风症比起寻常症状，显得更为复杂。若要稳住病情不至发展，重在调养。”陈皇后：“如何调养？”太医：“若皇上能做到清心寡欲，不近女色，病情或有转机。”李贵妃：“知道了。”陈皇后和李贵妃出来。

44. 乾清宫皇上寝宫外、外、日

陈皇后看看左右没有人，对李贵妃说：“妹妹，我看这奴儿花花是个祸根，乘现在皇上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们得抓紧把她弄走，有她在，皇上的病是绝不会有好转的。”李贵妃：“姐姐所言极是。冯保，你去把孟冲给我叫进来。”

冯保吩咐小太监：“快去将孟冲叫来。”小太监出去又回来：“启禀冯公公，孟公公去给皇上找药去了。”

李贵妃恨恨地说：“等他回来了我得狠狠地收拾他。”陈皇后：“妹妹，我们去看看皇上。”李贵妃：“我待会儿就来。”陈皇后进去。李贵妃：“冯保，张居正在哪儿？”冯保：“在午门外跪着呢。他在等候皇上召见。”李贵妃：“走！你带我和太子去看看。”

45. 紫禁城内、外、日

冯保带着李贵妃和太子在紫禁城内行走。

46. 午门门楼上、外、日

李贵妃、太子、冯保来到午门门楼上。门楼下可见张居正静静地跪着。冯保一指：“贵妃娘娘，太子爷，你们看，那个人，就是张居正，内阁的次辅。”李贵妃和太子向下探望。

张居正跪在那里，膝盖下面已经渗出了殷红。

李贵妃感慨：“这人真够倔的！”冯保点头：“这人是有点倔，但他的倔却倔在了点子上。张居正今年才四十八岁，就已当了六年次辅，他满腹经纶，一身正气。将来太子一旦即位，此人能成为辅佐太子的股肱之臣！”李贵妃若有所思地点头：“冯保，你去告诉他，说皇上病重龙体欠安，今儿不能见他了，等皇上病好些再说。”

太子：“母后，既然这样还不如把他请进宫来。把先前那个给我教书的先生给换了。”冯保在旁边点头：“好主意。”李贵妃：“这事不忙，找时间再说吧。”冯保：“是。”

47. 午门城楼下、外、日

冯保走来，张居正还倔强地跪在那里。

冯保：“起来吧。”张居正：“皇上不召见我，我就永远跪在这儿。”

冯保：“皇上没法召见你，他一大早就昏倒了。”张居正大惊：“昏倒了？怎么会呢？”

冯保：“太医说皇上是中风了。”张居正：“严重吗？”

冯保神秘地说：“现在不好说。所以皇上没法召见你，但是另外有个人却下旨了。”

张居正：“谁？”冯保：“贵妃娘娘。”

张居正：“贵妃娘娘？”冯保：“张先生，贵妃娘娘可不是简单的女流之辈，她的主意多着呢，刚才她还在城楼上夸奖你呢，夸你以国事为重，忠义可嘉。”

张居正：“难得贵妃娘娘能这么深明大义。”

冯保：“贵妃娘娘让你赶紧起来，她说了，等皇上病体一好，包准儿让皇上召见你。”

张居正：“多谢贵妃娘娘。”起身差点摔倒，王国光赶紧过来扶住。

冯保：“快扶张先生去歇息。”张居正：“那广西的塘报怎么处理？”

冯保：“今晚请张先生到寒舍一叙。”

48. 慈宁宫内、日、内

李贵妃端坐在大堂中央。冯保站在她旁边。孟冲低头进门。

李贵妃严厉地说：“孟公公！”孟冲停下，一脸谄媚地过来：“贵妃娘娘……”

李贵妃：“孟公公，你给我老实说，你把那个西域妖精藏哪儿去了？”

孟冲装傻：“什么西域妖精？”

李贵妃大怒：“孟冲，你这会儿还在装疯卖傻？”

孟冲：“贵妃娘娘，奴才真的不知道什么西域妖精。”

李贵妃大怒：“混账，她叫奴儿花花！皇上中风就是因为这个妖精，你还想瞞我！”

孟冲一下跪在地上：“贵妃娘娘恕罪，奴才罪该万死，罪责难逃。但奴才也没辙啊，要不是皇上发话，您借我一百个胆儿，奴才也不敢这么做。您想奴才在这官里说白了就是条狗。皇上指哪儿，奴才就打哪儿。”

李贵妃：“哼，皇上？照此说来，所有的不是都怪皇上？”

孟冲的头垂得更低了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奴才该死。”

李贵妃：“那个奴儿花花，是你把她带进宫来的。”孟冲：“这……”

李贵妃：“你把如此肮脏低贱的浪荡女带进宫来，使得皇上沉迷于酒色，你竟然还敢在此狡辩。”孟冲吓得浑身发抖。

李贵妃：“告诉我，奴儿花花现在在哪里？”

孟冲：“奴儿花花发现皇上昏倒，吓得刺溜一下跑了，奴才真的不知道她去哪儿了。”

李贵妃大怒：“你这狗奴才！还想诓骗我，冯保，给我把这个狗奴才打入死牢。我倒要看看他的嘴有多硬。”几个太监进来，将孟冲抓起。

李贵妃：“冯保，孟冲就交给你了，如果让奴儿花花跑掉，我唯你是问。”冯保：“是。”说完他将孟冲带走。

49. 慈宁宫外、外、日

冯保将孟冲带出来。孟冲嘲讽地说：“冯公公，您的嘴巴真够快的。要不是您，贵妃娘娘能知道奴儿花花的事儿？”冯保：“奴儿花花的事路人尽知，还需要我多嘴吗？”孟冲：“冯公公，您知道，皇上的中风是暂时的。不一会儿他就会醒过来，到那个时候，他要是见不到我倒也并不打紧，要是见不到奴儿花花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这事儿，你可得要想明白了。”冯保：“把你送入死牢的不是我，是贵妃娘娘。”孟冲不屑地说：“贵妃娘娘？等皇上醒来，我看她还能耍什么威风。”

突然小太监来报：“皇上醒过来了，贵妃娘娘叫你一起过去。”冯保立即跑过去。孟冲得意地笑了。

50. 乾清宫皇上寝宫内、内、日

朱载堉躺在床上，眼睛终于睁开了。陈皇后惊喜：“皇上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！”李贵妃领着太子朱翊钧进来，冯保也随着一齐进入。

朱载堉看到朱翊钧，示意他到床跟前来，抚着他的头说：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朱翊钧：“听说父皇突然患病，儿便随两位母后一起来看看父皇。”朱载堉：“谁说朕病了？”朱翊钧：“我的大伴冯公公。”

朱载堉：“生病？朕病了吗？”陈皇后：“皇上，今天一早，发现您昏迷了，太医说是中风。”朱载堉：“哪是昏迷啊，朕只是多睡了一会儿。”朱载堉要想起床，突然感到一阵晕眩，又倒了下去，吓得陈皇后、李贵妃一阵紧张忙碌。陈皇后：“皇上，皇上，你怎么了？”

朱载堉：“朕没事。”陈皇后：“皇上，您的确是病了，而且病得不轻。太医说您的病需